

不可忽视的地域化理论知识

贺 灵

在现代社会，报纸同其他媒体一样为人们的生活所须臾不能离开。门类众多、形式多样的报纸为人们提供了选择信息取向和文化知识获取渠道的余地。报纸影响的扩大和读者面的拓展，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以质取得读者的信任是办报行业永恒的定律。而且“质”的内涵由多方面的要素构成，综其首要者有两方面，即内在质量和外在质量。外在质量显而易见，开本、字号、版面色彩等的设计，纸张材质，印刷水平等均属外在质量范畴；而内在质量则非短期内所能表现，其质量高低取决于办报人的理论知识修养。如果报纸经常出现准政治性、理论性、常识性、知识性差错，或者编校质量方面经常为读者所指戳，最终会出现生存上的危机。如何办好报纸，在于办报人的综合素质，尤在新疆办报纸，涉及新疆及中亚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敏感问题，事关祖国统一、睦邻友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各民族文化和谐等政治的和原则的问题，所以对办报人的理论知识修养应有更高的要求。几年来，笔者自我区各类报纸上不断发现不同类型的差错，综其产生原因，主要与办报人的理论知识修养有关。

（一）

报纸为众多信息传播手段中较为大众化的一种。自其诞生以来，就为世人所欣然接受，并日益为人们的生活所不能离开。报纸的门类多种多样，诸如政治、经济、科技、社科、法律、军事、文化、教育、语文、文学艺术、医药保健、生活等无所不包。但在人们的生活中，综合类日报和晚报类为多见。在各类报纸之间，很多栏目和内容均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不说国家大政方针、时事等内容，就以地方历史、民族、宗教、文化、考古、名胜古迹等而言，诸多报纸都争相作为传播资源而不断进行发掘，而且不少这类文字往往以理论化面貌出现，为人们提供了多角度、多方位、不同表述方式的信息。

报纸具有自身很鲜明的特点，一是其接受面大，影响广泛，二是时效性强，复读□很低，三是其信息生命力短、更新快，多不为读者所长期重视。这与图书形成鲜明的对照。由此而决定了，办报人的特点也与图书编辑有所不同，对稿件似乎没有那么多时间予以推敲，尤其是理论类栏目记者、编辑以及稿件的复决审，如果缺乏过硬的理论知识，便很难对稿件（无论是报社自撰的还是他撰的）进行精雕细琢，从而推出为学界引述的东西。但是，报纸的接受面大、影响广泛的特点，决定了办报人职责的严肃性和政治化，他们都应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修养。

新疆是个多民族共居、多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交汇、地域历史头绪纷繁的地区。而且许多世居民族跨国而居，其历史、文化之间又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祖国统一、睦邻友好、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各民族文化和谐的严肃性和原则性显得非常重要，谁破坏和违反这些，谁将受到各民族的谴责。作为大众化的媒介，我区的各类报纸都具有维护上述严肃性和原则性的神圣职责。但在实际工作中，时时处处切实维护它们似乎并非简单。几十年来，随着非理性物质文化的侵袭以

及封建腐朽文化的沉渣泛起，致使很多人的社会道德行为被扭曲，正常的社会文化活动受污染，反映到报纸媒介，也出现了诸多不正常现象，例如：理论文章的猎奇化、买版面地区性宣传、有偿新闻、有偿论文、关系性宣传、严肃题材的戏说、不负责任的议论、垃圾新闻、猎奇报导、人为吹捧、人为制造“文化”亮点、任意推翻和质疑几十年来学术界研究形成的学术定论、随意“创新”、乱立“名人”“专家”，等等。由于这些东西的立意不准确，动机不纯，资料虚实难辨，议论违背真理，史实未作深入考证，因此，各类差错往往在其中发生，结果破坏了正常的文化宣传规律，搅乱了历史事实，损毁了报纸的声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新疆的民族、历史、宗教、文化等问题，自古以来表现纷繁多绪，如果不掌握相应的历史学、民族学、宗教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以及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法规，要写出这方面无差错、令人信服的文字是很难的。尤其是涉足报界不久的新记者和编辑，发生这些差错更为容易。目前，在我国现有文化体制下，要及时纠正报纸的各类差错是很难的，加上报纸的时效性特点，读者没有多少兴趣拿即将放进旧纸堆的过期报纸与报社纠错，而且，一旦某报纸常犯类似差错而在读者心目中开始受到轻视，那么读者更会失去信心为之理论。从这一点看，报纸建立和完善内部的管理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目前新疆的报纸虽然都有一定的门类分工，但很多专业和地方报纸，为了生存，都在向日报和晚报看齐，打破门类、交叉设栏、无所不“报”的现象很普遍。而且大家都在充分挖掘和利用新疆全区性和地区性历史、文化（包括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考古文化、旅游文化等）资源，在文化兴市、文化兴区、文化兴县、文化兴村的口号下，大小官员和所谓的文化人都拿起了笔，曾几何时，在各类报纸的理论、文化等栏目上都充斥了新笔，此时正是各类差错不断和抄袭之风最严重的时期。

办报纸同办期刊、出版图书一样，差错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加强责任心、提高政治敏锐性和理论知识修养，那么很多差错都是可以避免的。在办报方面，可以借鉴图书出版机构的把关和管理制度，实行三级把关，把差错消灭在编辑阶段。目前，在图书出版领域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书稿审读（包括出版机构内部审读和社外审读）制度。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的目的，就是将各类敏感性差错消灭在图书的编辑阶段。本质上讲，图书出版领域的这一制度亦可以引入办报行业，以把好重要历史、民族、宗教、文化以及准理论、学术化文章的质量关。建立这样的把关制度，与新闻自由和学术的“百家争鸣”并无冲突，因为其目的是消灭各种差错，提高报纸的信誉度和权威性，让人重视你刊发的文字。

（二）

在我区各类报纸当中，影响其信誉度、权威性和内在质量的因素如上所述，涉及方方面面，但笔者不关注那么多方面，而只论及各类报纸定期或不定期刊发在其理论、文化等栏目中涉及新疆（古代西域）及中亚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准理论、学术化文字。因为在这些文字中出现的不同差错才长时间在人们的记忆之中，才不断引起读者（尤其是文化层次较高者）对相关报章的议论和评价。

古称西域的新疆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头绪纷繁，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自汉代西域归入祖国版图以来，在此先后形成了诸多地方政权，即所谓各种形态的小“国”。实质上它们与中原（中央）政权之间基本都处于从属的关系，在表述方面，绝不可给这些小“国”赋予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内涵，

否则，问题的性质就会转变。综观各类报章上出现的差错，也不乏上述差错。这应该是阐述新疆史方面首先引起重视、谁都不可忽视的原则性问题。这些地方政权又作为不同类型的文化实体，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各自程度不同的痕迹，其中尤为关注的就是地名文化。在西域先后形成的各地方政权，曾经都形成有各自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多数“国”名、氏族或部落名已演变为地名。由于西域地理、气候以及人们传统的居住文化特点所决定，使众多土质古迹经不起岁月的摧残，先后都消失于人们的视野之中，因而在学术界形成了对这些地名范围和处所的诸多争论。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不了解这些学术上的争论，在类似内容的文字中就会犯主观臆断或偏取一方之说的错误，给读者造成不良影响。历史不能假说，更不能随意推理和发挥。自汉朝至明朝的新疆历史，其直接史料基本可以说很匮乏，要让这段历史真实再现，很大程度上要靠考古文化和文物资料。长期以来，新疆的考古文化备受世人重视，我区很多报章也从各自的办报角度和利益（多数考虑于旅游利益）出发，多以考古发现和名胜古迹为切入点，不断刊发有关新疆汉唐等重要历史阶段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我们也可以轻易发现对历史进行假说、随意推理和发挥等不负责任的现象，有些却以文学手法戏说历史。这种做法很容易导致歪曲历史，误导读者，造成不良宣传影响。

两千多年来，在西域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先后有几十个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繁衍生息，他们之间的迁徙流动、相互同化和融合的历史过程，可谓纷繁多绪，直至目前，在书刊界仍然没有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和研究其来龙去脉以及他们之间关系的读物。这就为我们撰写类似内容的文字，提出了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中既有当前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关系问题，也有民族学常识问题。从民族历史来讲，任何一个现代民族，他们皆非由纯单一系统发展演变而来，而基本都由多个氏族或部族融合而成，在这个不同氏族或部族中，也存在形成该民族过程中作用的主次之别，即有的氏族或部族成为该民族的主体成分，有的则为次要成分。综观报章上反映上述内容的文字，也不难发现将某一现代民族完全等同于数千年前某一氏族和部族的现象，这种宣传很容易造成各民族随意“认祖先”的不良后果。再说民族学常识方面的问题。任何民族都有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历程，他们都是循着氏族部落——部族——民族这一历程演变而来，我们不能把氏族或部族当中的人们共同体称为“×族”、“××族”。涉及到目前新疆的各民族，对其最后形成为“民族”的历史，学术界都有基本的共识或定论。但是，许多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文字，往往都有这一民族学常识方面的错误表述，例如：×××族在两千多年前就如何如何，随意将某一个民族的最终形成史提前到上千甚至数千年；还有将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的概念随意混淆的现象。诸如此类，非数笔能尽数。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文化荟萃之地，依次有原始信仰及其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景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宗教文化在此传入、流出和回授，使我区成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汇之地。其中萨满教、祆教、佛教等宗教的历史在新疆至为悠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或者更悠久，伊斯兰教在新疆的历史有一千年左右，天主教、藏传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在新疆的历史则短一些。目前新疆多数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如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等民族的祖先，曾经都奉行原始信仰和萨满教，或信仰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等。直至目前，在这些民族的宗教文化中，还分别遗留着上述宗教文化的明显痕迹。说明这些民族

的宗教信仰文化并不都是十分纯粹。因此我们在阐述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其文化时，也要注意区分上述历史情况，而不能在文字中再出现“×××族自古就信仰×××教”，或者把新疆说成只有以×××教为主体的地区，并且不能忘记各种宗教间相互和谐的一面。此外，在谈到某些民族的宗教信仰时，经常出现“×××族全民族信仰×××教”或者“×××教是×××族全民信仰的宗教”等提法。从实际情况看，这类提法纯粹为以偏概全，因为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男女老幼（包括共产党员）都信仰宗教。在有的文章中，竟然将新疆统称为×××教文化地区。深究这些差错，一方面存在功利性宣传的因素，另外就是撰稿者和编辑缺乏新疆宗教文化知识和党的宗教政策方面的理论功底。

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多种宗教共存同处的地区，而且又是多种形态文化荟萃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这里有土生土长和外来内传（指关内）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民族民俗文化、地名文化、生产文化以及山林文化、草原文化和绿洲文化等各种形态文化，自古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别具特色的单元区，也成为我国东西方文化色彩较为浓厚的文化区域之一。其中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主要指佛教和伊斯兰教文化），多年来一直为国内外所关注，成为文人志士采风、研究的对象，也成为区内外各种媒体涉猎和宣传的对象。新疆的民族民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在各民族之间，尤其是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之间，其相互影响、互相交叉以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较为普遍。而且在色彩斑斓的诸多文化事象中，既有极少量先进的成分，又有落后或腐朽的成分，但多数事象则表现为支撑民族民俗文化基础的中性成分。如果我们的记者、编辑不掌握文化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在其宣传文字中仍然会出现不辨文化事象的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以及分不清彼民族与此民族、土生土长与外来内传等现象，造成文化宣传效果上的尴尬。此外，在这类文化内容的宣传方面，不少文字还存在夸大文化内涵、不负责任的戏说和无中生有的现象。

总之，报章记者、编辑与其他媒体记者、编辑一样，在有关历史、民族、宗教与文化知识和理论的宣传方面，都需要扎实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功底，尤其是在多民族地区，掌握这些理论和知识显得更为重要。因此，报章媒体要更加重视对记者、编辑以及专栏作者的培训工作，对新进人员要让补修相关的知识内容；在编审方面，因为理论性和文化知识性文章不具有如新闻稿一样很强的时效性，可以采用外审形式以继续“锤炼”，使其成为真正让读者接受的文化产品，发挥其应有的宣传作用。

（作者为新疆人民出版社编审）